

特别策划——花卉植物文化研究

主持人语:花卉植物文化研究是古代文学、艺术学、民俗学等人文学科与植物学、农学等科学技术交叉的研究,是由传统典籍、史料、文学与当下审美、民俗、日常相融合的活态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程杰教授二十余年来,从研究梅文化入手,拓展多面,新见迭出,著作丰硕。同时,倾情培育硕士、博士数十人,锻成当前学界独树一帜的花卉植物文化研究团队。该团队曾出版《中国花卉审美文化研究书系》(5种)和《中国花卉审美文化研究丛书》(20种),2020年底由南京师大出版社出版科普选文《中国文化植物经典读本》(10种)。此次发表的一组论文是该团队研究成员的最新研究成果,系统考索了杏、菊、韭菜、蔷薇等花卉植物的特征与文学文化象征及对古典堂花园艺的栽培技术进行了学术探源,拓展了传统花卉植物文化的研究视野,丰富了中国花卉植物文化研究的学术内涵。

主持人简介:纪永贵(1968—),男,安徽贵池人,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民俗学、戏曲学。

DOI:10.13420/j.cnki.jczu.2020.06.001

杏的植物属性、实用价值和文化象征

纪永贵

(池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安徽 池州 247000)

[摘要]杏树是中国本土原生物种。杏果是中国传统“五果”之一,品类杂多。杏树耐寒,原生北方,栽培技术简易,但未形成规模生产,渐成村落庭院、房前屋后观花与采果树种。杏子美味,不宜多食;青杏酸苦,可调酒味;熟杏可制杏酪、杏汤、杏粥等寒食季节珍品。杏仁温苦,药用广泛。杏花也可调制香品。杏文化的开篇之作是庄子笔下的杏坛,儒教芬芳,源远流长。中古之后,杏林与神仙、宗教、医药、杏园与科举,杏花与文学、民俗、绘画等结缘,异彩纷呈。杏花以繁为美,以艳为神,逐渐形成多种象征意蕴,如情爱、知己、故乡与死亡等主题。

[关键词]杏花;杏坛;杏园;杏花村;出墙杏;杏花耕;杏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02(2020)06-0001-06

杏树是中国本土原生物种,但中国杏文化的起源相对较迟。从现存文献来看,《庄子》设定的“孔子杏坛授徒”是杏文化的先声。杏坛的“杏”概念所指模糊,似指高大的杏树,也可聚焦于繁盛的花朵,或可因“杏”(幸)音而生象征。

当然,从先民的生产和生活来看,杏树的实用功能很早就已被开发。杏木不材,杏果可食(食用、调味、药用),不过上古文献,记载寥寥。杏花虽好,但要等到很久以后才能获得文人雅士的青睐。杏花一旦被写入诗词中,其象征意义很快得到多方面的累积,从上层到民间,各有侧重,长盛不衰。

在传统花卉植物文化群落中,杏文化没能像牡丹、梅、兰、竹、菊那样受宠,它和桃花、李花、梨花等成为民俗世界浓妆艳抹、易逝难永的典型。杏花意象并未形成高大坚贞的人格象征,但它却有其他花色不能替代的繁艳特色,构成中国花卉审美文化世界里独特的一极。

1 杏的植物属性

杏为中国传统“五果”之一,品类杂多。杏树耐寒,原生北方,栽培技术简易,但未形成规模生产,后来才渐成村落庭院、房前屋后的观花与采果树种。

杏是象形字,甲骨文中已出现“杏”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杏,果也。从木,可省声,何梗切。”《中华大字典》指出,其读音应是“向省声”,应是“向梗切”,则与今音相近。

杏的品种很多,古代社会主要从其花、叶、果的特征来判断。古籍中有多处都提供了杏品的名单,但庞杂而不实。有“梅杏”“桃杏”“沙杏”“柰杏”“山杏”等。欧洲语言中,杏称“亚美尼亚苹果”,可见,这是杏品种从中国通过中亚再传入欧洲的历史痕迹。

明代卢之颐著《本草乘雅半偈》卷四“本经中品·杏核仁”的注释“诸杏”是一篇重要的记录杏品种的文献,也是为杏树分类最为复杂的传统文献。

收稿日期:2020-05-16

作者简介:纪永贵(1968—),男,安徽贵池人,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民俗学、戏曲学。

全文提到了梅杏、桃杏、叶多杏、黄花香、千瓣杏、单瓣杏、沙杏、柰杏、金杏、蓬莱杏、肉杏、金刚拳、山杏等十多种名称,分别根据叶形、花色、花瓣、果实、肉质、药用等标准而命名^[1]。明初陶宗仪《说郛》卷一百四曾引北宋周师厚《洛阳花木记》:“杏之别十六。金杏、银杏、水杏、香白杏、缠金杏、赤肤杏、真大杏、诈赤杏、大绯杏、撮带金杏、晚红杏、黄杏、方头金杏、千叶杏、黑叶杏、梅杏”^[2]。清汪灏著《广群芳谱》卷五十四记录的杏种类有:“金杏、白杏、沙杏、梅杏、柰杏、金刚拳、木杏、山杏、巴旦杏,又有赤杏、黄杏、蓬莱杏”^[3]。

记录杏词汇更丰富的文献是清代《佩文韵府》卷五十三。该书提供的名单只是“韵藻”(押韵的词藻典故),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杏品种,略如文杏、大杏、红杏、牛山杏、梅杏、枣杏、银杏、海杏、冬杏、柳杏、木杏、金杏、山杏、绯杏、白杏、生杏、肉杏、桃杏、野杏、绿杏、檀杏、蕊杏、小杏、坛杏、丹杏、溪杏、蜜杏、棠杏、巴旦杏等。古代其他类书大多都有一份杏品的名单。

现代植物学分类认为,杏为蔷薇科杏属,与桃、李、樱桃等亲缘较近。原变种为乔木,高5到8米,最高可达12米。杏树虽是乔木,但树龄一般难过百年。经调查发现,全世界杏属植物划分为6个地理生态群和24个区域性亚群,共有10个种^[4]。中国有9个种,即普通杏、西伯利亚杏、辽杏、紫杏、志丹杏、政和杏、李梅杏、藏杏、梅。栽培品种近3000个,普通杏种分布最广。中国杏果的主产区在北方,从新疆、甘肃到山西、河北、山东一线,分布着极为丰富的杏品种^[5]。

杏是常见栽培供观赏的树种,主要类型有垂枝杏和斑叶杏。当今杏树的著名品种主要为肉用型,如金太阳、凯特杏、红丰杏、新世纪杏、大棚王等。在国外,杏产量以西班牙为最多,其次是伊朗、叙利亚、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

杏是中国原生树种。清人吴其濬编著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引《别录》称杏“生晋川山谷”^[6]。其实自古以来,杏树在中国的分布就已非常广泛。据王朝君硕士《中国古代杏的栽培、加工与利用》一文提供的资料可知,杏树主要分布地区为中原、东北、西北一带。南到长江流域,甚至延伸到西南、福建、广东,还有海南的特例^[7]。可见,杏树对气候与土壤的适应性非常强,因而自古以来,杏花开放时,真可谓“祖国山河一片红”。

当今江南一带,杏花在公历三月中旬开放,其时与清明相隔还有半月之久。据竺可桢先生研究,

唐宋时代的中国,气温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杏花开放比今天要迟,所以唐代的杜牧可以在清明时节的池州写出“牧童遥指杏花村”的诗句来。因纬度与海拔的不同,杏花开放的时段各不相同,一般来说,越往北、越往高,花期相对越迟。与梅花相比,杏花的花期相当短暂,从开苞到凋落,一般只有十天左右。如果遇雨,一夜之间,花瓣即可飘落大半。所以杏花的观赏效果不占优势,不过,如此易逝的花朵,却给予诗人更多的怜惜之情,赋予它与生命、美好、女性相对应的象征意义。

杏花绝大多数为五花单瓣,但古人笔下有所谓“多叶杏”“百叶杏”“千叶杏”,即重瓣杏花,属典型的观赏杏。南宋杨万里《行阙养种园千叶杏花》:“不信东皇也有私,如何偏宠杏花枝。于中更出红千叶,且道此花奇不奇。”金代元好问《浑源望湖川见百叶杏花》:“儿时忆向西溪庙,丹杏曾看百叶花。今日山中见双朵,自怜憔悴老天涯。”百叶杏、千叶杏原是一物,都是重瓣杏花,即所谓“百叶花”,“叶”是指花瓣。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十九记载有一种“巴旦杏”:“巴旦杏,出回回旧地,今关西诸土亦有。树如杏而叶差小,实亦尖小而肉薄。其核如梅,核壳薄而仁甘美。点茶食之,味如榛子,西人以充方物”^[8]。巴旦杏是明清时代对杏的一种称名,记载来自于“回回旧地”,说明是从西域传播而来,又称“八担杏”或“八丹杏”。李时珍已知其并非杏树,所以说“树如杏而叶差小”。巴旦杏今称巴旦木(巴旦姆、巴达木),得名于新疆维吾尔语“Badam”,表示“内核”的意思。当下全球巴旦杏主产区在美国加州,俗称其为“美国大杏仁”,其实是扁桃的核。中国人常把巴旦杏和杏仁混为一物。

杏花色泽有多种形态,这个既与其品种有关,也与其生活的区域、土质和气候相关。唐代韩愈《杏花》诗说“杏花两株能白红”,从此,杏花被称为“二花”,即有红和白两种花色的特征,多在红红白白之间,红的似火,白的似雪。实际上,杏花的色泽更为丰富,红和白只不过是其两极而已,大多数杏花都处在红与白之间的某个色度之上。

杏花也有香味,但它的香味与梅花相比要清淡得多,不如梅花那样沁人心脾,似在若有若无之间,甚至有一些俗气的味道。诗人笔下那种“一山闻杏香”(姚合诗)的氛围是很少见的,除非山上的杏树有绝对多的数量。

古时候,杏树大多野生,即使被移植于房前屋后或公私庭院中,也没有形成复杂的园艺与规模的

生产。最早记载杏树栽培的文献是《管子》,“地员篇”第五十八:“五沃之土,其木宜杏”^[9],是说肥沃的土地,适宜栽种杏树。三国时的董奉在庐山大规模种杏是个特例:“使人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10],这个故事被载入《神仙传》,已经神化。杏树成长快,民间谚语所谓“桃三、杏四、李五”,是说杏树栽下四年即可开花结果。杏树本自生长于深山野坡上,也可以栽种在宫廷的院子里,如《洛阳宫殿簿》记载:“明光殿前杏一株,显阳殿前杏六株,含章殿前杏五株。”南宋方岳《杏》:“马令园中本,移来村墅中。”但更多的杏树被移栽至村落的房前屋后,成为民间报时、观花、食果与疗病的好帮手。

2 杏的实用功能

杏的实用功能主要体现在杏果、杏仁和杏花三种材质上,杏树的木材价值不高。

杏的食用,只取杏果肉与杏核仁两部分,前者称“杏子”,后者称“杏仁”。杏子分为青杏与黄杏两个阶段。成熟的杏果,果肉可以生食,也可以榨汁和麦面,制成醴酪。杨万里《折杏子》诗:“意行到南园,杏子半红碧……攀条初亦喜,折条还复惜。小苦已自韵,未酸正堪吃。”现实生活中,杏子虽好看,因为味酸,所以并不如桃、梨、枣等水果那样受欢迎。民间有谚语:“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宋代寇宗奭撰《本草衍义》载曰:“小儿尤不可食,多食致疮痈及上膈热。”但杏果却可以与其他食料一起配成特定的时令食品。中国杏的杏仁味苦微甘,微毒,不宜食用,主药用。甜杏仁可以榨油。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九“醴酪第八十五”有一味“煮杏酪粥法”^[11]。煮醴酪是古人一项重要的发明,这里是用大麦与杏仁合煮制酪。煮醴酪的实用目的,是“寒食节”为了纪念春秋时晋国在山上不幸被烧死的介之推。可知,醴酪(杏仁粥)是为寒食节吃冷食而发明的一种可以储存多日的发酵食品。不过,此处所谓“杏仁”,不是后来人们所指的杏核仁,而是杏果肉。《本草纲目》说:“凡杏熟时,榨浓汁涂盘中,晒干,以手摩刮麝之,可和水调麦食,亦五果为助之义也。”

《齐民要术》卷四“种梅杏第三十六”中还有一味“作杏李妙法”。这种将杏果和麦粉糅合的食法明显不是清明寒食食品,因为要等到杏李成熟时,其时也正是麦子收割时,一般在农历五月前后。晋人陆翊《邺中记》记有“杏粥”:“寒食三日,作醴酪,又煮粳米及麦为酪,捣杏仁,煮作粥。按《玉烛宝

典》:‘今人悉为大麦粥,研杏仁为酪,别以汤沃之。’”用杏仁与米或者大麦放在一起煮粥,也是为了因应寒食节不能生火的情况而发明的替代食品。隋唐之后,民间长期保留这种食俗,从唐宋诗中都有关于此类的吟咏。较早的如初唐沈佺期《岭表逢寒食》诗:“岭外逢寒食,春来不见觞。洛中新甲子,明日是清明。”可见晋以来民间常见。

唐代诗人韦应物《清明日忆诸弟》:“冷食方多病,开襟一忻然。终令思故郡,烟火满晴川。杏粥犹堪食,榆羹已稍煎。”从唐诗提供的信息来看,杏粥应该是既有杏仁粥,也有取杏花和米麦来煮粥,就与同桂花粥。如柳中庸《寒食戏赠》:“杏花香麦粥,柳絮伴秋千。”李商隐诗:“粥香飧白杏花天”。许浑诗:“暖醅松叶嫩,寒粥杏花香”^[12],明确说是“杏花香麦粥”,而不是杏仁粥。这种寒食清明吃“杏飧”的习俗沿传后世。如南宋魏了翁诗:“柳梢庭院杏花墙,尚记春风绕画梁。二十四番花信尽,只余箫鼓卖飧香”^[13]。元明时代还有“杏酪汤”、清代还有“杏仁茶”的记载。

未成熟的杏果称青杏。杨万里《清明雨寒》:“风欹众柳自成妍,雨泣残花不忍看。急唤麴生尝杏子,及渠小苦未生酸。”青杏虽不能直接食用,但却有调味功能,与青梅相类。欧阳修《寄谢晏尚书》:“送尽残春始到家,主人爱客不须嗟。红泥煮酒尝青杏,犹向临流藉落花。”宋代初期即兴起用青梅与“煮酒”一起食用之法。柳永《木兰花·杏花》:“假饶花落未消愁,煮酒怀盘催结子。”说的已是青杏和煮酒之事。又如苏轼《杏》:“开花送余寒,结子及新火。关中幸无梅,汝强充鼎和。”寒食时节杏果初结,体形微小,酸味也未必很足,而此时,梅果已经较大,所以多用青梅调煮酒。梅与杏是两种看起来比较相似的植物,果实也很相像,所以常有文人将二者弄混,其实梅为南方物种。欧阳修之所以赞叹“青杏煮酒”的味道,是因为这样的做法并不常见。他在另一首《浣溪沙》词中说:“青杏园林煮酒香。”另有诗《会老堂致语》:“红芳已尽莺犹啖,青杏初尝酒正醇。”北宋诗人郑獬《昔游》也提到了这种食用方法:“小旗短棹西池上,青杏煮酒寒食头。”元代陆文圭有诗:“酸杏不堪尝煮酒,累垂空自压青枝。”金朝元好问也有“煮酒青林寒食过”的诗句。

杏仁的药用价值自古便已开发,杏仁是重要的传统中药材。古代药学著作对杏仁药用价值的记载渊远流长。作为集大成之作的《本草纲目》,就收录了数十副杏仁入药的药方,广治肺气诸病。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卷十五引《本草经》:“杏

核仁味甘温,主咳逆上气雷鸣、喉痹下气、产乳金疮、寒心贲豚。”又引《别录》:“杏核仁苦,冷利,有毒。主惊痫。”

除了杏仁,杏花也偶可入药。《别录》:“花味苦,无毒,主补不足,女子伤中寒,热痹,厥逆。”杏花具有补中益气、祛风通络的作用,可营养肌肤,祛除面上的粉滓。北宋王怀隐、王祐等编《太平圣惠方》中就有以杏花、桃花洗面治斑点的记载^[14]。明龚廷贤编《鲁府禁方》里有一个美容秘方叫“杨太真红玉膏”,是杨贵妃美容专用的。还可将杏花熬成“杏花粥”,可预防粉刺和黑斑的产生^[15]。明初刘基《多能鄙事》卷四记录了一味“杏仁粥”的两用药方,杏仁粥是一味药,是用杏与米粥合制,也是一种杏酪。第一方治气喘,第二方治痔疮。卷三还录有“烧杏仁”“制杏仁”两个药方^[16]。

杏的实用功能,除了食用与药用之外,还有少量其他方面的应用。杏油有两类,一类用于食用,另一类是用于女性化妆品,取其色彩与光滑的效果。苏轼《南乡子》:“更且檀唇点杏油。”另有一品“杏花香”,虽然不是取材于杏花,但其制取的香气有“杏花韵度”,也可视为杏文化的一种延伸。宋代陈敬《陈氏香谱》卷三记载有两味“凝和诸香”的配制方法。用多种成品香调和出一种带有“杏花韵度”的新香品^[17]。说是“杏花香”,其实并无杏花成份,就如今日的“苹果汁”,其实并非苹果所榨汁,而是用化学成份调配而成。杏花本身的香味很淡,且杏花无法保存,所以用原材料制不成“杏花香”,但杏花清淡的香味令人愉悦,所以古人用其他诸香“凝和”而成一种新的香品,借杏花香气而传名。

3 杏的文化象征

杏文化内涵丰富,在教育、文学、民俗、宗教与绘画等领域都有独特的表现。

3.1 教育

3.1.1 杏坛 杏坛是中国杏文化的开篇之作。《庄子·杂篇·渔父》:“孔子游乎缁帙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渔父者下船而来”^[18]。在中国文化史上,杏坛作为一个不太起眼的文化意象却影响深远。杏坛作为孔子“弦歌鼓琴”、教授弟子的地点,并不见于先秦儒家经典,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北宋年间,时任大理寺丞的孔子四十五代孙孔道辅上书宋真宗,建议重修曲阜孔庙。到了仁宗天圣二年(1024)重修孔庙时在正殿旧址“除地为坛,环植以杏,名曰杏坛”,周围种了许多杏树。南宋绍兴年间孔子第四十七代孙

孔传有《杏坛说》一文。明代孔子五十九代孙孔承庆有《题杏坛》诗。庄子之徒不经意中创设的杏坛终于成为孔子讲学点的崇高代称,进而引申为教坛、讲台、教育界的雅称。

3.1.2 杏园 在唐代形成“杏园赐宴”的文化设计,是教育向科举的延伸。“杏园赐宴”等活动起源于武后神龙年间,玄宗开元年间仍然有这样的遗风,但经过安史之乱,这类活动难以赓续。唐德宗贞元年间开始实有“雁塔题名”的佳话,白居易有诗“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科举考试也有命题为《慈恩寺望杏园花发诗》。宣宗大中元年(847),朝廷同意“杏园任依旧宴集”。杏园林花极盛,杏园中还举办新科进士的“探花宴”^[19]。文人雅士如韩愈、刘禹锡、白居易、元稹、张籍等常去杏园举办宴会、游赏、送别等活动。晚唐诗人的笔下,“杏园赐宴”等成为无数应试者不绝于口的政治梦想,许多落第者都写有关于杏园的诗歌。杏园成为中唐之后一个重要的文学意象。

对于新科进士来说,能够参加杏园宴是荣耀至极之事。首先因为季节的关系,唐代科举会试发榜在农历二月,正是杏花萌发之时,杏花才顺势成为进士集会的背景花色。其次,春和景明,生机盎然,象征着进士们仕途的通达。唐代的新科进士都以红笺“名纸”互换,相互结识。红笺与红杏交相辉映,也成一景。另外,“杏”与“幸”谐音,杏者,有幸也,也符合进士们乐于宴游杏园的心理暗示。幸者,也可喻皇家恩典也,所以有“杏园赐宴”一说。

杏园于现实而言,只是短暂的繁华。唐末韦庄《秦妇吟》写到长安城的毁灭,杏园也不例外:“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到了宋代,都城远离长安,杏园无复一枝红,但文人诗词中,并未绝迹。杏园位于唐代长安城的通衢坊,曲江池的西岸,慈恩寺的南面,早已废弃。故址在今西安市雁塔区大雁塔、芙蓉园与西安植物园之间。

3.2 文学

自北朝庾信《杏花》诗之后,杏花意象在中唐之后大发异彩,除了杏坛、杏园、杏林的专题寓意之外,又形成了多种新生意旨。唐宋时代,以“杏花”为题的诗作虽然不能与梅花意象相提并论,但也有其庞大的写作队伍,各类杏花诗出新斗奇,并从杏花主题中逐渐分离出来“杏花村”“出墙杏”等独特的审美意象。

3.2.1 杏花 题名“杏花”之作,其所包蕴的诗意各有不同,有的咏史,有的自拟,有的写态,有的赏花,还有是写西域杏花,不一而足。这些诗作从多个角度观察杏花意象在诗人理想境界中的风神和寓意。名作有韩愈《杏花》、张籍《古苑杏花》、白居易《游赵村杏花》、李商隐《杏花》、罗隐《杏花》、姚合《杏水》、司空图《力疾山下吴村看杏花十九首》、王周《道中未开木杏花》、王禹偁《杏花》、王安石《北陂杏花》、苏轼《月夜与客饮杏花下》、赵佶《宴山亭·北行见杏花》、陆游《江路见杏花》等。司空图、王安石、陆游、杨万里、元好问都是偏爱吟咏杏花的大诗人。

3.2.2 杏花村 杏花的栽培地点既然延伸到大江南北,凡是有杏花的地方,也就因之而形成带有杏意象的具体地名,如杏花岩、杏花台、杏花山、杏花园、杏花营、杏花冈、杏花寺、杏花桥、杏花庄、杏花坊等,不胜枚举,杏花村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唐宋诗词中杏花村共出现过20余次,南宋《景定建康志》记载了南京一个具的地名“杏花村”。经过历代文学艺术的渲染,杏花村渐从唐宋时代的“文学意象”沉淀为明清时期的“文化杏花村”。

署名杜牧的《清明》诗最早见于南宋,后来被刘克庄选进了《千家诗》,才使之传播更广。元曲与明清小说都常用杏花村代指酒家,这个思路大致都是从杜牧这首诗所化出。但是从南宋到明代,很少有人关注《清明》诗中杏花村地望所属的问题。明代中期,地方文献开始提出,此诗是杜牧在池州刺史任上所写,杏花村在贵池城西。清代康熙二十四年郎遂编成《杏花村志》十二卷,民国四年胡子正编成《杏花村续志》三卷。

3.2.3 出墙杏 南宋叶绍翁的诗“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是在前人诗句基础之上凝炼出来的警句,展示了杏花出墙的无限生机。正因为杏花不可阻遏的生命力,所以一旦遇到阻碍物,它们冲破樊篱的欲望就会充分展现。一道高高的围墙将树身拦在墙内,于是,这棵杏树不断地长高并越过墙去,将自己最美的花枝伸向墙外,迎风招展,而墙外大多是“墙外行人墙外道”的诱惑与苦恼。梅、桃、李等花的越墙功能与杏花相比都大为逊色,这可能与杏花易逝的悲剧命运有关:既然短暂,何妨疯狂。从此,杏花这种先天注定的生物性被赋予了人性的特征,愈演愈奇,最后定格在“艳性”女子的审美世界里。如宋代姚宽《古溪丛语》卷上:“牡丹为贵客,梅为清客,兰为幽客,桃为妖客,杏为艳客……”

3.3 民俗

杏花是房前屋后的常见花,自古以来,就参与

了民间生产与生活。杏花开时,农耕开始;杏果熟了,吃法多多。杏花因为花期较短,因而积累的民俗内涵相对集中在几个点上,如寒食杏花节俗、折花习俗,以及喜庆、婚嫁习俗等。

寒食节在唐代很受重视,因为不能生火,男人们便借酒驱寒。如韦应物《寒食》:“把酒看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白居易《寒食日过枣团店》:“酒香留客住,莺语撩人诗。”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耕社会,人们从很早就学会了通过观察大自然的物候来安排农事。杏花开放的时令正好与农耕开始相对应,因此杏花与菖蒲一道成为农耕的提示符号,经过民俗与诗文的推助,形成“杏花耕”的文化寓意。西汉《汜胜之书·耕田》:“杏始华荣,辄耕轻土、弱土。望杏花落,复耕。耕辄藺之。”这是记载“杏花耕”较早的一个源头。东汉后期崔寔的《四民月令》也说:“三月杏花盛,可播白沙、轻土之田。”“杏花盛,桑椹赤,可种大豆,谓之上时。”杏花又可成为种豆的一种时令参考。从此,“杏花耕”成为经典的农令概念。北宋宋祁有诗:“二月雨堪爱,霏霏膏泽盈。添成竹箭浪,催发杏花耕。”

唐代还有一种“插花”风俗,又称簪花。春天是士女簪花的主要时节,目的当然是为了“自拟”与“爱美”,经过诗人的渲染,唐代“簪花”主要有“杏园簪花”与“九日簪花”两种风雅。杏园插花是取得功名的象征。插花(簪花),首先要“观花”,然后要“折花”。孟郊《再下第》:“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他下第时、登科后所看的都是杏花。郑谷《曲江红杏》:“女郎折得殷勤看,道是春风及第花。”刘禹锡《伤秦姝行》:“长安二月花满城,插花女儿弹银箏。”这个女子也是杏花插满头。晚唐张泌《酒泉子》词:“杏园风……插花走马落残。”“九日簪花”指重阳节折菊花插头,杜牧诗《九日齐山登高》:“菊花须插满头归。”

3.4 宗教

杏文化的宗教内涵起源甚早,作为上古的“改火”之木,杏木是中土传统民间神性的重要载体之一。后来关于汉末董奉种植“杏林”的传说,将杏文化的宗教意涵放大与模式化,使之成为中国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板块。从杏林到神仙、医药等象征意义的延伸,这种观念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

“改火”是古代社会的一项“国策”。因为火的神秘特性及取火、保存火种的手法比较困难,于是形成四季改火之策。郑玄《周礼注》:“春取榆柳之

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槁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这段引文为“五季”提供了十种常见的改火之木,主要目的是为了更方便生火。这些树木一旦成为法定的改火之木,便赋予了它们的神性特征。改火既然对应着季节,则季节变换也可用“改火”代称。如苏轼《临江仙·送钱穆父》:“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改火之木还对应着五行学说的五方、五星、五色、五兽等概念。夏季对应南方、火星、赤色、朱雀。而杏子熟了微红,枣子熟了也呈红色。可以说,这是杏树神秘身份的文化首发。此后,杏树的禳祥之性、玄秘之功随之确立,杏树终成仙物,杏花自然成为神仙福地的幸运花。

东晋葛洪《神仙传》卷十记载了一个董奉种杏的故事。董奉是三国时期吴国的一个异人,一个得道不老之士,有道家的辟谷、尸解等本领。他还是一位良医,他与张仲景、华佗一起被称为“建安三神医”。他不是一般的只求展示自己神异功能的道士,而是与人为善、关心民生疾苦的楷模。这个杏林故事就反映了他既聪明又善良的品质。

董奉庐山杏林遗址后来有多处,有杏林草堂、董奉馆、杏坛庵、伏虎庵等。元代书画家赵孟頫生了重病,名医严子成给他治好病,他画了一幅《杏林图》赠送给严子成,成为佳话。明代名医郭东模仿董奉,在山下也种杏千余株。杏林后来成为名医、良医、神医、中医、医学界的美好代称,民间还产生了“杏林春暖”“誉满杏林”“杏林高手”等相关熟语,还可常见如《杏林妙法》《杏林人物》《杏林精萃》等中医书籍。

3.5 绘画

杏花意象在唐代被诗人发现之后,晚唐五代的杏花绘画随之登场。从现存记录来看,最早的《杏花图》作者徐熙为五代末人,他笔下的杏花非常写实,繁艳特征明显,与唐诗中的杏花审美具有很强的呼应关系。而后,杏花由着色转为水墨。然而,因为宋后杏花在文人笔下堕入“俗格”,致使杏花入画的频率远不如梅花、荷花、菊花,甚至也不比桃花。幸运的是,宋元明清仍然有一些偏爱杏花的画家,他们的作品展示了不同时代杏花的审美趣味。

历代杏花名画有徐熙《杏花图》、赵昌《杏花图》、赵佶《杏花鹦鹉图》^[20]、马远《倚云仙杏图》、管道昇《水墨杏花图》、谢环《杏园雅集图》、沈周《杏花图》、唐寅《杏花仕女图》、吕纪《杏花孔雀图》、陆治《红杏野凫图》、周之冕《杏花锦鸡图》、吴彬《文杏双禽图》、米万钟《红杏双燕图》、王武《红杏飞燕图》、

王翬《杏花春雨图》、恽寿平《杏花图》、金农《红杏出墙图》、邹一桂《杏花图》、李鱣《杏花春燕图》、爱新觉罗·弘历《杏花图》等。这些画品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杏花丰富多姿的神采,是杏文化发展最直观的历史证词。近现代的画家吴昌硕、于非闇、李可染、钱松喆、王文治等也爱画杏花,手法更显夸张,突出表现了杏花如燃的繁盛特征^[21]。

杏花的色彩在红白之间,红有红的艳丽,白有白的清纯。杏花繁盛,浓情烈绪;杏花易落,寡意薄情。雨中杏花朦胧态,水边杏花照影斜。杏花被拟人化,成为多情、轻薄女子的象征,是与它的花色特征相呼应的,更是文人情感世界的微妙展露^[22]。经过千余年的累积,杏花意象逐渐形成多种象征意蕴,如情爱、知己、故乡与死亡等主题。宋代之后,梅雅杏俗、桃杏争春、红杏出墙、杏林春暖、杏舞莺鸣等观念日渐定型。

参考文献:

- [1]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4.
- [2]陶宗仪.说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3]汪灏.广群芳谱[M].上海:上海书店,1985.
- [4]赫西.桃、李、杏、樱桃育种进展[M].沈德绪,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0.
- [5]杨庆山.鲜食大杏[M].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 [6]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7]王朝君.中国古代杏的栽培、加工与利用[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9.
- [8]李时珍.本草纲目[M].北京:中国书店,1988.
- [9]夏纬瑛.管子地员篇校释[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 [10]葛洪.神仙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11]贾思勰.齐民要术[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12]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13]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14]王怀隐,王祐.太平圣惠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
- [15]龚廷贤.鲁府禁方[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
- [16]刘基.多能鄙事[M].嘉靖四十二年(1563)影印本.
- [17]陈敬.陈氏香谱[M].北京:中国书店,2014.
- [18]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8.
- [19]王定保.唐摭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20]佚名.宣和画谱[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
- [21]程杰,纪永贵,丁小兵.中国杏花审美文化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15.
- [22]纪永贵,丁小兵.杏文学与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

[责任编辑:胡程]